

雪地望春

任随平

冬末春初，雪落得少了，也薄了，淡淡的，若晨霜一般，于是，春天就悄悄探出了头。

望春的人，立于雪地望春，望一袭春色漫过屋檐。雪花悠悠然落着，瓦楞间却已积不了一垄垄积雪，水样的阳光漫下来，薄雪就开始消融，湿了瓦片，湿了瓦片上累积的尘土与苔藓，阳光斜斜地照过去，苔藓绒绒的，散发着绿光，恍若美人洗亮了绿色衣角。起先是水意融融，慢慢地，就聚集成一绺一绺的檐水，顺着瓦楞流下来，一滴接着一滴，鲜鲜亮亮的，耀着斑斑驳驳的光。

漫步山野，风已没了凛冽之气，徐徐地，拂过衣衫，拂过袖口，温温润润的。向阳的土坡，枯草干硬的草茎还在，只是被雪水润湿了根部，湿湿潮潮，在阳光里散发着土地苏醒的气息。俯身，凑近草地，轻轻地拨开丛草的茎干，冷不防你就会发现草茎的根部已现出几枚鹅黄的草尖，唯唯诺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唯有那鹅黄，新鲜得让人疼惜，伸出去的手指不自然地又停顿在草根处，望春的人笑了，笑这大自然神秘的力量。

举目远望，山阴背处的山野里，积雪还在坚守着最后的防线，几只红嘴黑鸦安静地啄食着雪粒，红色的尖喙起伏伏，像是蘸了水彩的画笔，点划在洁白的画布上。田畴的地埂边，积雪已腾挪出一绺一绺的绿，麦苗醒过来了，那绿亦跟着葳蕤起来，于是，一块块田畴若一幅幅绿色画框装点，大片留白的画面上黑鸦跃动的册页，那跃动着的红，一不小心就洇染出点点斑斓，点点欣喜。

这辽阔的山野，养育了村庄，养育了辽阔的热爱与迷恋。我喜欢安坐在山野一角，向着村庄所在的方向张望，望炊烟迷蒙里村庄袅娜的身影，裹挟着牛羊的哞叫，裹挟着犬吠，和孩子们奔走的呼喊；喜欢一阵阵鸟雀箭一般从山间俯冲而下，掠过村庄上空，留下一声声脆亮的长鸣；喜欢雪停之后休闲的人们三五结伴，围在场院硕大的草垛旁说说笑笑，说一年的心事，笑生活的丰腴与富足

而此刻，我就坐在山野之巅，望着羊群的队伍跟随牧鞭踏雪出行越过木桥栈道，它们急急奔走的身影和着蹄印深处明灭的光线，齐刷刷奔向广袤的山野，它们去找寻雪色掩映里的春天，找寻春天里的第一抹绿色，找寻恬美的午后时光。

穹苍之上，野鸦声声，云卷云舒，春天真的就要漫过村庄了。

而我，还不想起身，不想就这样匆匆告别过故园，我知道城市的春天来得晚，来得慢慢悠悠，等城市的春色挤进窗口的时候，山野的春色已是化不开的浓郁了。于是，就这样安静地坐着吧，我要等春草漫过脚踝，等春雨淋湿黄昏的幕布，等村庄的灯火次第亮起，而后，悄然离去。

别去时，带一份泥土的清香，养育在城市的屋檐下 一年春早，夜夜馨香。



归 李海波 摄

是我在雨中等待的那个人

与稿纸亲吻的声音……

雨水

解冻 胡巨

时节

蜜桃含笑 泪渡着

山水调好琴弦

觉悟的残雪

—外一首—

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覃儿健

前日，二楞和村长曹金初大闹一场后，气咻咻进了城。

二楞与村长曹金初大闹的原因，是二楞认为村长曹金初办事不公。二楞认为村长曹金初办事不公的理由是：这次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村里张榜公布名录中有李三娃而没有他二楞。在二楞看来，李三娃家庭状况和他是一样一样的。李三娃家里五口人，他二楞家也是五口人。李三娃家房子是旧木屋，他二楞家也是旧木屋。李三娃两个孩子一个娘，他二楞也是两个孩子一个娘。唯一不同的是李三娃比他少一条腿。在二楞看来，多一条腿少一条腿不是关键。多一条腿也只端一个碗吃饭，少一条腿也端一个碗吃饭。而李三娃之所以能列入扶贫建档立卡户，是因为李三娃媳妇与村长曹金初的表叔是姑妈老表，这才是事情的关键。曹金初以权谋私，将李三娃列入建档立卡扶贫户，李三娃一家五口每人多得一千元扶贫款啦！五千块钱啦！这是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馅饼！二楞想想都眼红。于是二楞不服。二楞认为曹金初办事不公，于是气咻咻便进城上访，发誓要扳倒村长曹金初。

这日，二楞从县政府信访局出来，依然咻咻不已。二楞依然咻咻不已的原因，是信访局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他很不满意。二楞要求立马撤掉这个徇私枉法的村长。而信访局答复是调查核实，而后将情况告知他二楞。二楞心想：我操，等你们调查核实只怕黄花菜都凉了。二楞在城里骂道：‘官官相护！鬼知道信访局这个人和曹金初是个什么关系哩！’于是二楞依然咻咻。

二楞从信访局出来快是中午时分。二楞忽然觉得肚子空了。二楞走到对面街头一家小面馆，花八块钱买了一碗牛肉面。二楞抄起筷子拌了拌，左瞧瞧右看看，终觉牛肉臊子不足，又叫老板娘加了一块钱牛肉臊子。二楞又左瞧瞧右看，索性要了二两米酒，这才一口面食半口酒细嚼慢咽起来。

二楞一碗牛肉面外加二两米酒下肚，心里又开始捣鼓那些不满事儿。二楞忿忿地想：‘哼！他李三娃凭什么比我穷？！不是他比我少一条腿，而是他比我多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曹金初！哼！无论如何得想个招把曹金初拉下马！’

二楞将筷子一摆，走出面馆，走到县政府对面大街上。

二楞脸红红的，眼睛花花的，一边走一边盘算着把曹金初拉下马的事。二楞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前面有个人，头大大的光光的像是村长曹金初！二楞眨巴着眼睛仔细一瞧，没错！正是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不将其扳倒誓不罢休的村长曹金初！更令二楞惊愕不已的是，曹金初身边还有个女人！二楞从背后看去，那女人风姿婀娜体态迷人，分明比曹金初年少十岁。二楞再瞧曹金初和那女人肩挨肩走在一起，关系显得十分亲密。

小三！啊啊哟！这个曹金初大大小小也是个村长，在全村一千多号老百姓面前他人模狗样装正经，背地里偷偷摸摸养小三！这还了得！二楞心里叫道：‘好啊！真是天助我也！曹金初呀曹金初，我二楞想睡觉你刚好送个枕头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二楞忙掏出手机，咔嚓，拍了一张曹金初与小三漫步街头的背影。之后，二楞远远地跟在曹金初身后，时不时咔嚓一张。

二楞暗暗策划怎样才能将曹金初逮个正着。二楞心想：这类事情光他一个人还不行，必须多叫几个人来，一则多人见证，影响大效果更好；二则一旦曹金初和他动起手来，也有几个帮手。于是二楞赶忙给家里三楞打电话。二楞对三楞说：‘你赶快带些人来，越多越好。三楞问是怎么回事。二楞说：‘惊天动地的事。曹金初到城里养有小三，被我发现了。你快带些人来，咱们抓现场。三楞将信将疑：‘有这等事啊！二楞说千真万确。我正跟着哩。三楞还是不愿意，眼下没有车哩。二楞有些不耐烦：‘你包个中巴车，我出钱好不好，快点！’

正通话当儿，二楞远远看见曹金初拥着小三进了回龙商场。二楞赶忙摁下手机，像灵猴般追了过去。

二楞气喘吁吁追进回龙商场。回龙商场很大，顾客川流不息。二楞瞪着眼珠四下窥探，居然没看见曹金初。二楞好生懊恼，脑门上立马急出麻麻汗来。突然，二楞发现商场服装柜前有颗硕大光亮的头在晃动。顺着那颗头，他终于在一排商品时装柜前找到那个风姿迷人的背影。二楞总算舒了一口气。

二楞不敢走近，怕打草惊蛇。二楞退回至一根廊柱背后远远盯着那对男女。二楞心想：‘好啊！还给小三买衣服哩！你曹金初平日一块钱都攥得出油，给小三买衣服倒大方了！哼！什么东西！二楞转而又想：‘不对！八成花的是村里公款！如今那些大小贪官睡情人养小三，有哪个掏的是自己腰包！你曹金初虽说说是村长，但毕竟是个农民，你从哪儿来钱养小三！还买衣服，一套衣服少说都是几百块，不是公款我二楞打死都不信！想到这里，二楞抑制不住内心的亢奋：‘曹金初呀曹金初，你末日就要来临了！你好日子过到头了！你做梦都想不到吧，今天你居然栽在我手上！二楞脑中立马幻现处曹金初被捉后的狼狈状态。二楞甚至还想到，要将狼狈不堪的曹金初拉到他老婆面前，让他老婆狠狠抽他耳光：‘啪！啪！啪！哈哈，那才叫过瘾哩。’

想到这里，二楞希望三楞马上带人来。三楞咋还没到呢？二楞抬腕看看手表，都一个钟头了。马儿山村到城里三十公里路程，应该快到了。二楞那个急哟！

二楞一闪眼，发现曹金初又不见了。二楞赶忙探出身子瞪着眼睛好一阵寻找，才看见曹金初挽着小三立在一处鞋柜面前。二楞轻吁一口，晃着头咧嘴笑笑：‘快要进嘴的鸭子，莫让他们飞了哩。’

二楞藏在另一根廊柱后面远远盯着。二楞忽然想：‘那小三背影迷人，不知模样怎样？二楞便将双眼瞪得如盘，只巴望那小三于某瞬间能回过头的亢奋。不料那小三横竖不给面子，不是侧身选鞋，就是勾头试鞋，直撩得二楞心里那个痒痒哟！三楞咋还没到呢？二楞复又抬腕看表。曹金初陪小三买完鞋上了二楼。二楞赶忙跑到楼梯口。二楞担心曹金初发现赶忙缩着头退下楼梯，一脚不慎，差点跌倒。二楞临窗处有一快餐吧。曹金初和小三在卡座边一左一右坐了下来。曹金初面对楼梯口。二楞担心曹金初发现赶忙缩着头退下楼梯，一脚不慎，差点跌倒。二楞望着二楞忿忿地想：‘哼！还吃上了哩！’

看你曹金初五大三粗，吊起妹儿来还老道得很哩！

二楞藏在楼梯拐角处，上又不敢上走又不能走，加之肚子也饿了，只想三下五除二把曹金初抓了走人。可三楞老是不来。

二楞忍不住给三楞打电话。手机响铃却没人接听。

二楞气不打一处来，这个三楞真是卵弹琴，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二楞骂着，抬起一脚踢翻了身边的垃圾桶。

一个保安走过来点着指头问二楞：‘你是干什么的？’

二楞吱吱唔唔：‘我没干什么。’

保安说：‘你没干什么？！我早注意到你啦！你进商场这么久既没买东西，也没吃快餐，你偷偷摸摸，躲躲藏藏，你没干什么？！哼！跟我到保卫科去！’

二楞张嘴结舌，指指楼上，又挠挠脑勺：‘我不去保卫科。我，我不能跟你去保卫科。’

保安见二楞如此神态，越发觉得可疑。保安举起对讲机低声呼叫道：‘02、02、03、03，一楼A区楼梯口发现可疑人！一楼A区楼梯口发现可疑人！’

场面立时变得有些乱。顾客将二楞团团围住。有人叫骂：‘看样子就不是好人！送他去派出所！’

二楞红着脸大声争辩道：‘我不是小偷！我是哎，02、03号保安跟着赶了过来，三名保安一齐动手扭着二楞胳膊，走！派出所去！正当二楞百口莫辩时，忽然有人大叫一声：‘他不是小偷！’

此人正是曹金初。众人齐刷刷将目光投向曹金初。曹金初几步走到二楞跟前，拍了拍二楞的肩膀对保安说：‘他不是小偷，我证明。’保安问：‘你是谁？’曹金初说：‘我是马儿山村的村长，我叫曹金初。这个人是我们村的村民，本名刘德福，外号二楞。’

二楞扭头一看，真是曹金初哩！二楞哭丧着脸叫一声：‘村长，金初哥！’保安想想问曹金初：‘你能证明他是你的村民，可你怎么能证明他不是小偷呢？’曹金初说：‘我能证明。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知道，这个人爱争爱吵爱贪点小便宜是事实，可从来不会偷拿别人的东西。’

保安信了曹金初的话，放了二楞。二楞感动得只差哭，忙握着曹金初的手叫一声：‘金初哥，活菩萨啊！’二楞叫完，脑子滴溜一转：‘他！小三呢？二楞心想：‘关键时刻不能犯糊涂哩！不能因为你曹金初解了我的围，我就迷失了斗争大方向哩！’

二楞这么一想，便开始拿眼睛四处搜人。这时，听见一个女声在叫：‘德福兄弟，你也进城了！’

二楞抬眼一看，玉立在曹金初身边的不正是那个小三么！再看看：‘怎么回事哟！他二楞跟了大半天的，小三眨眼变成了黎桃桃呀！二楞面部表情立马成了倒写的品。二楞看看曹金

初，又看看黎桃桃，半阵没有说出话来。这时曹金初笑笑地对二楞说：‘没事了，你回去吧。’

二楞问：‘金初哥，你呢？’曹金初说：‘我还要到县信访局去一下。刚才接到县信访局电话，说有村民反映我们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定得不公，要我去说明情况。’

二楞的脸一下红了。二楞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到底什么也没说出来。

这时，二楞的手机忽然响了。二楞一看来电显示，知道是三楞打来的。二楞低声叫道：‘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三楞在那头说：‘我都来了啊，带了一中巴车人啊！’

二楞说：‘回去回去，我这儿不需要了。’三楞说：‘你口吃灯草，讲得轻巧。你叫来我就来叫走我就走啊，那中巴车是要钱的啊，你得给钱啊！’

二楞摁下手机，脚一蹬，嘴一撇，嗨！我这办的是啥事嘛！

事情还得从这日清晨说起。清晨起床，曹金初边穿衣服边对爱人黎桃桃说：‘桃桃桃桃，你今天把衣服穿乖点，我带你进城去。’

黎桃桃一边梳头一边答：‘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今天咋想起要带我进城去呢？’曹金初走到黎桃桃身后，双手搭在黎桃桃肩上。曹金初看着镜中黎桃桃边揉边说：‘桃桃啊桃桃，是我对不起你。我想了想，我二十二岁当兵回来，我们二十五岁结婚，我二十六岁当上了马儿山村的村长。打从我当上这个芝麻大个官以后，十八年了啊，我没陪你进过城，逛过街。今天是你四十岁生日，我陪你进城去，我陪你逛逛街，我给你买几套衣服，也算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黎桃桃扭过头，深情地望着曹金初。黎桃桃问：‘你今天有闲？’曹金初说：‘天大事情我都不管了。黎桃桃问：‘你今天有钱？’曹金初说：‘乡政府刚发工资。黎桃桃站起身，给了曹金初一个拥抱。’

黎桃桃将头埋在曹金初胸前动情地说：‘好吧，我答应你。十八年来，你没有休息过一天。一年到头像打蔫的狗子，今朝乡里开会，明朝组上管事，今天扶贫建档，明天招商引资，四十多岁的人，搞得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钱没得钱，名没得名，一些群众还不理解，以为你日子几多好过，嗨，我都为你屈得慌哩。好吧，你今天就休息一天，权当陪我过生日。’

黎桃桃比曹金初小四岁，读高中时本是校花一朵。打从和曹金初结婚后，成天和泥巴打交道，没有修饰，没有打扮，十八年下来也就成了村妇一个。此时黎桃桃将头发梳得溜光，换了身鲜亮衣裳，往曹金初面前一站，咋样？漂亮嘛？曹金初左瞧瞧，右看看，笑咪咪说：‘你还是那朵出水芙蓉。’

就这样，夫妻俩吃过早饭，搭个线路车进了城。

这便有了上述一幕。

水调歌头 临别自题

罗智斌

五载光阴急，作别大庸城。天门云涌如昨，澧水一湾清。回首楼堤梅岸，惯看夕阳余照，何日复清声。灯火阑珊处，风雨入归程。

转身易，多少事，意难平。他乡陌面，人尽待我故园情。未敢偏私倦怠，自问初心不改，犹恐得虚名。两鬓从兹白，今夜怕多生？

庄稼诗

胡家胜

稻谷

从谷到秧
路很短
从秧到谷
路很长
风雨兼程
弯腰的地方
阳光成金
汗水成诗

玉米

玉米喜欢爬坡
坡上的玉米
挺直腰
看着村庄
憨笑
炊烟也喜欢爬坡
爬上坡的炊烟
和玉米握手

麦子

一场雪后
麦子开始返青
我牵着老牛路过
老牛啃哨
可惜绳子太短
五月，麦子黄了
锋芒毕露
太阳的色彩
压得老牛喘不过气

高粱

树在山梁上奔跑
高粱在旱地里奔跑
高粱想成为树
一直向前
站在山岗上的月光
望着奔跑的高粱
一条千年的河
流淌唐诗宋词

苦荞

红杆子绿叶子
开白花结黑籽
我认识苦荞
在母亲的童谣里
母亲说苦荞虽苦
苦尽甘来
可母亲苦了一辈子
也许是一个故事
只有开头没有结尾

小谷

每年春天
阳雀开叫
种上苞谷
撒把小谷
仿佛是一种承诺
在春天发芽
在秋天兑现
读千家诗
能背诵千粒重

土豆

种下一颗土豆
生了一窝土豆
女儿挑食
小时候爱吃土豆丝
长大了爱吃三明治
不像我
种了一辈子土豆
吃了一辈子土豆
乡亲们喊我土豆土豆